竹子和盛夏的约定

■ 何小雯

河面左岸的竹林,迎风招摇。半空中的竹子你挤我拥触碰在一起,纤枝交错着纤枝,细叶抚摸着细叶,那么茂盛亲密。风穿过枝枝节节的罅隙,微响阵阵,那是竹子节节向上延伸的声音。浮云窥探了它们的秘密,那是温柔的竹和狂热的夏之间,一场无声的约定:你只管在枝头沉甸甸地热烈,我则会在风中节节高地生长,待到果香溢枝头,化作箩筐来装载。

当山上果树枝头,悄悄挂满淡淡飘香小碎花的时候,父亲便扛着斧头和大刀靠近竹林,砍倒几根殷勤拔节长得又高又粗的竹子,手起刀落,麻利去掉竹干之外的枝丫茎叶。然后,麻绳一绑,跨步回家。长长的竹子,青蛇的尾巴似的,贴着大地,游出竹林、蕉林、甘蔗林和玉米地,横过一条两米宽的黄泥路,抵达家门前那棵百年龙眼树,翠竹也就可以被卸下,舒服躺在老树的清凉里,等待着。

等待的光阴并不漫长,母亲很快就会过来接管翠竹的命运,在她安顿好家里的鸡鸭鹅猫狗兔之后。接下来大半个月的日子,除了准时喂饱炊烟之外,母亲的主要任务就是把长长的翠竹变成大大的箩筐,质量杠杠的箩筐,可以装得下果子的欣欣向荣的箩筐。

白天,门前那块空地是绝佳的编织场所,宽敞又明亮,有阳光的味道。我喜欢捧一本书坐在树底下的木墩子上,看母亲如何化翠竹为箩筐。母亲一手抓住竹子粗壮的一端,一手持着被平素的勤劳磨得锃亮的大刀,快准狠在竹子的碗口中间开一道十字口子,塞进铁条棍子之类,用刀背一路敲打十字结节处,竹子很快就会服帖地裂开四面。将长竹破成大小厚薄均匀的细条后,便是破篾分层,那薄薄一层裹着青翠的竹子外皮,在锋利的剖刀和娴熟的手指的合力下,丝滑地和竹子主体分离,成为编织箩筐的主角。

新的竹篾一条又一条躺着,那么柔那么软,像是无骨的柳条。当它们慢慢形成一条绿色的小河时,母亲开始像一只蜘蛛一样,舞着绿色的丝线,勤奋地编织着。很快,母亲被绿色的飞舞的小旋风似的影子包围着,形成一个若隐若现的巨大的绿茧。偶有清脆的啪啪声响自茧里传出,那是飞舞的绿条的尾巴在空中横扫时,击中了在风里散步的落叶。等到旋风静止,母亲便笑意盈盈地携着一只肥大而结实的箩筐破茧而出。

星月闲话田蛙呱呱的浅夜,母亲的战场从树下的地堂转到灯下的屋厅。挽着裤腿歇歇脚上的泥巴的父亲在一旁啪嗒啪嗒抽着水烟筒,缭绕的烟雾里断断续续传出几句关于花和果,风和云,雨和夏之间的因果预言。平平淡淡的口气,透着遮不住的丰收憧憬。

母亲无疑从父亲的话里得到了某些神秘的力量,手下的劲头越发充沛。感染了愉悦之情的篾条兴奋地在舒展不开身段的屋厅里上下左右快速摆动,一会打到白炽灯罩,一会抽到白墙皮肉,甚至击中父亲的水烟筒,噼啪作响,却谁都不痛也不恼,因为那个已然成型的希望:或者明年,或是后年,终会有一年,这屋厅会宽敞到谁也不挨打不挨抽的阔度。

盛夏来敲门之前,那二三十个大竹筐叠罗汉似的堆在楼梯间,静静隐入时间的尘埃,慢慢由翠绿变得淡黄,只等某一天,被盛夏满枝头的气息叫醒。

夏蝉在枝头狂唱的时候,忽然发现,世界变得狭窄稠密,仿佛群山前进了几百米,十八弯山路消失不见,俯瞰大地,枝头到处一片披红挂绿吊黄垂紫的富裕相。竹筐如约而醒,伸伸懒腰,抖擞抖擞精神,时刻准备着,跳上勤劳的百姓厚实的肩膀,遵守约定,和盛夏共赴一场丰收的盛宴。

父亲砍的竹,母亲编的筐,大树长的果,所有的努力都完美地糅合成一体,呈现在帮忙的人们的肩上。竹筐装过六月的荔枝,七月的龙眼,八月的黄皮,九月的树菠萝……竹筐守住了竹子和盛夏当初的约定:你只管尽情丰裕,我负责热情装载。这是你来我往的约定,是因果循环的约定,一如勤劳汗水和发家致富之间,汗水辛勤浇灌金银树,金银树报答汗水致富花。

茂名"好心湖"

■ 谭金鸥

茂名市北郊有一处挖掘采矿而成的湖,现被称为"好心湖"。

从卫星鸟瞰拍成的影像,"好心湖"像一枚巨人踏成的足印,深深地刻在茂名市的版图上。该湖水面面积达6.8平方公里,最深处超过100米!站在湖边眺望,让人恍若面朝浩瀚的大海,风吹波动,湖面波光粼粼,还有波涛拍岸声,这湖既有湖的神态也有海的骨魂,让人心旷神怡又激情澎湃!

追往忆昔让更多的人知道,"好心湖"所在的地方以前是连绵的山岭,是人迹稀少的地方,后来因为国家的资源需要,就在那里开山挖矿,用矿提炼页岩油,通过人造石油,解决国家石油短缺问题,努力摘掉中国"贫油国"的帽子。这些典故说起来很长,那是一段长达30多年开山挖矿炼油的历史,比愚公移山的精神更加令人感动敬佩,数万名矿山工人硬是把那里的高山搬走,向下挖矿深达100多米,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矿山采掘量近2亿吨,拉走的岭土在南北两面形成如龙起舞的排土岭,经植树造林之后,恰似立起了绿色的屏障!

以前的采矿场为国家做出贡献之后,荣光不褪,经过几年的建设,变身生态公园,焕发新的姿彩,现已成为市民假日休闲的好去处。昔日的矿坑已蓄水成湖,被茂名人命名为"好心湖",成为茂名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好心湖"畔的博物馆里,采矿炼油的事迹让人们敬佩,那些英雄人物和奉献精神永远燃亮在"好心湖"畔,成为茂名人的自豪。

"好心湖"有历史底蕴和激励人心的精神荣光,潜藏着很多有待挖掘开拓的旅游资源,现在环湖观光火车把露天矿生态公园"好心湖"周边的景区连接起来,让"好心湖"一天游有了充实的内容。"好心湖"已成为引人向往的景点,期待它的游乐价值再度升华。

梦的约会

■ 华洪月

在这热烈的夏天
需要点播一首缠绵之歌
灵魂迷失在风中
等待你来打破黄昏的孤独

越过高山看见飞奔的云朵
所有的风景都可以看透
我用野花点缀生活的温馨
精彩的世界却在远方

夜幕来了
孤独被黑色沦陷
思念让我辗转反侧
往事打开了那道紧锁的栅栏

月光温柔如水
你用微笑让我全力以赴
远方的街灯依然璀璨夺目
让梦带我赴一场浪漫的约会

春暖花开 ■ 芳芳

又见茶花开

■ 侯建明

清明时节,我匆匆从远方赶回,到了爷爷墓前,又见那茶花开放。我不禁思绪如潮,沉默地清理那一片杂乱生长的思念,膝头的虔诚,深深地亲吻那黄土堆积的神圣。三年没来,但我在远方也常举目南望,倾听那野草拔节的声音,陪你远行的骏马饿否?

一低头,闭上双目,我脑海里隐隐约约,浮现从前。

爷爷的一生艰苦而坚强。他出生于上世纪之初,童年时一只脚长了毒疮,被郎中误诊导致残疾,脚跟无法活动,脚板只能直立,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那样却能挑重担,走远路,下田驶牛,上山打柴,干任何重活不亚于常人。常步行到七十多公里外的海边挑盐回来,用汗水换米养家,他用一只半脚支撑起一片天空,支撑起众多儿女的家庭,用辛勤和善良支撑起在别人眼中的尊重。

最难忘的,是那刻骨铭心一别,再也不见。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在镇上求学,两周才回家一趟。那一个周日,爷爷像往常一样躺在竹椅上,我回到旧屋向他道别,他轻轻地抚摸一下我的头,语气比平时稍有深沉地说:"你赶快回校晚修吧,过几天又要回来啊。"我不假思索地点头,然后跃上了父亲单车的尾架。父亲骑车载我赶往学校,打趣说爷爷老糊涂了,明知我两周才回一次,怎么叫过几天回来。

过了几天,是星期五的课后,姐来到学校要把我带回去,说爷爷身体不适,躺在祖屋厅堂了,语气很轻,描述很淡,但也明显在掩饰着什么。我当时心里一沉,深深地疑问着,为何爷爷不适会躺那里?那时我还小,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我回到,急忙走进祖屋,见一帮亲人在围着,那气氛,此前从未在我稚嫩的世界里出现过。一种无形的恐惧向我笼罩而来,瞬间眼泪决堤。见我回到,叔父小心地把爷爷扶坐起来,在地铺上,并贴近他耳边告诉他我回来了。他凹陷的眼睛先是眨了眨,然后慢慢地睁开,嘴里艰难地吞咽几下。然后双眼慢慢有神了,望着我并开口说话,声音断断续续,说得非常艰难,但一直望着我坚持说下去。那番话不说完不罢休,说完之后深深地吸一口气,如释重负,表情有点坦然。最后叫送我回校上晚修,什么事情都不能耽误学习,叫我次日课后再回来,那时的周六还有半日课程。

他的期待感动了在场所有亲人。从命是最大的恭敬,大家都说要按爷爷意愿送我回校,并都故作轻松地安慰我,说不要担心,爷爷会好起来的。我见到当医生的大姑父守在旁边,不时为他把脉,还真的相信了,然后抹泪回校。

那晚深夜,我熟睡中忽觉内心一阵躁动,突然惊醒,端坐起来,满头大汗,一看闹钟刚好零时。我被一种强烈的不安包围着,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很久,又再迷糊睡下。朦胧中,梦见爷爷骑着一匹赤马先向我走来,挥挥手然后奔向村附近一个高高的山头。在一棵孑杆的茶树旁下马,并指着旁边那石头说,那里是他的永恒,以后每年茶树花开的时候,便要来割草给他喂马。

次日,我急忙跑回家,奇迹终没出现,爷爷就是在凌晨零点离去了。我面对人生第一次撕裂的痛,哭得全身发麻。

原来,我在那星期天向他道别后两日,他身体突然有恙,看似不行了,就按照乡里的习俗,送到祖屋厅堂的地铺上安放着,作最坏打算。可他在那地铺上三天三夜了,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没有了意识,却苦苦地坚持着,每天日落才会微微睁眼望望西沉的夕阳。姑婆说他可能还有长孙未见,不愿离去,于是叫家人把我唤回来。一见到我,他就有了意识并开口说了那一番话。

他那一腔肺腑里挤出的言语,至今依然留在我耳边,常常回响。

我跪在祖屋,嚎啕大哭一番后,把昨夜的梦告诉大人们。父亲和大姑父匆匆爬上满是茶树的山头,到我说的位置一看,果然见有一棵孑杆的茶树,正开着洁白的花。立在一旁仅有的一块石头,赤色略带暗红,如马首昂立……

虽然是巧合吧,但我们就当那是爷爷自己选择的归宿了。每年茶树花开时,便过来把疯长的野草清理一遍。

今夜,我在回忆与思念的世界里辗转反侧,烦灼得无法入眠。愁绪从身体传递到指间喷发成小文一篇,以表哀思。

文艺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